



刻書

書經集註

湯誓至
微子

三

2197
8



仁信
2/97
3

入旁通云契帝誓之子為唐虞司徒史記索隱曰堯封契於商今商州也

○音釋云史記曰黃帝之曾孫帝誓生契又傳十二世生湯

○史記索隱曰湯名履殷人尊湯故曰天

乙從契至湯凡十四

代張晏曰禹湯皆字

也謚法曰除虐去殘

曰湯

○旁通云古周書謚

法解一百八十一謚

並無堯舜禹湯紂

為謚者愚謂謚法當

以周書所載為正其

餘諸家皆後人贅附

之文如除殘去虐曰

湯之類皆不足據只

以湯為號為是今史

記首卷有謚法一篇

書經卷之三

蔡沈集傳

商書

契始封商湯因以為有

湯誓

湯號也或曰謚湯名履姓子氏

征役故湯諭以弔伐之意蓋師興於

時而誓于亳都者也今文古文皆有

王曰格爾眾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

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今爾有眾汝曰我后不恤我眾舍我穡事

謂亂矣以天命言之則所謂天吏非稱亂也

格至台我稱舉也以人事言之則臣伐君可

謂亂矣以天命言之則所謂天吏非稱亂也

謂亂矣以天命言之則所謂天吏非稱亂也

割正夏史記作割政
後人所增者也今本
夏字誤積

△毫在今河南府偃
師縣

其如台猶高宗形日其
如台如我何也

△周書多方篇云亦
惟有夏之民明慎日
欽則割夏邑

而割正夏子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
帝不敢不正於湯之德政桀之虐焰所不及

故不知夏氏之罪而憚伐桀之勞反謂湯不
恤毫邑之衆舍我刈獲之事而斷正有夏湯
言我亦聞汝衆論如此然夏桀暴虐天
命殛之我畏上帝不敢不往正其罪也

△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

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

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絕也割則割夏

又舉商衆言桀雖暴虐其如我何湯又應之
曰夏王率爲重役以窮民力嚴刑以殘民生

○新序六刺卷篇云伊尹告桀曰君主不聽臣之言亡無日矣桀拍然而作嗾然而笑曰
予何妖言吾在天下如天之有日也日有亡乎日亡吾亦亡矣 尚書太傳亦有之

民厭夏德亦率皆怠於奉上不和於國疾視
其君指日而曰是日何時而亡乎若亡則吾
寧與之俱亡蓋苦桀之虐而欲其亡之甚也
桀之惡德如此今我之所以必往也桀嘗自
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
吾乃亡耳故民因以日日之

△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

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

罔有攸赦賚與也食言言已出而反吞之也

克有勳至啓則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
社予則孥戮汝此又益以朕不食言罔有攸
赦亦可以
觀世變矣

歷觀甘湯牧三誓之文
夏文志而嚴尚文質而
緩而周文之而明可以
見三代風尚矣孔子
曰郁乎文哉吾從
周禮在矣

△左傳哀公元年薛
○薛之皇祖奚仲
居薛以為夏車正奚
仲遷于邳仲虺居薛
以為湯左相 註奚
仲為夏禹掌車服太
夫仲虺奚仲之後也
○周禮二十五士師
云以五戒先後刑罰
毋使罪麗于民 一曰
誓用之于軍旅 二曰
詰用之于會同 三曰
禁用諸田役 四曰糾
用諸國中 五曰憲用
諸都鄙 註先後猶
左右也

○音釋云詰即告也上下可通用如誓詰洛誥多以下告一亦名篇曰詰此篇自佑賢輔
德以下皆進戒之辭故亦曰詰不必言曉其臣民也

仲虺之誥

仲虺許偉反○仲虺臣名奚
仲之後為湯左相誥告也
周禮士師以五戒先後刑罰 一曰誓
用之於軍旅 二曰詰用之於會同以
喻衆也此但告湯而亦謂之誥者唐
孔氏謂仲虺亦必對衆而言蓋非特
釋湯之慙而且以曉其臣
民衆庶也古文有今文無以下七篇皆屬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

台為口實 武功成故曰成湯南巢地名廬江
天縣有居巢城桀奔于此因以放

受之後於心終有所不安故愧其德之不古
若而又恐天下後世藉以為口實也○陳氏
曰堯舜以天下讓後世好名之士猶有不知

王耕野曰蓋為者此也指桀之事而言之也湯以為不幸而君臣之言及而仲虺
以此乃率循其道以順天命而已蓋治則戴之以為君者亦道也亂則誅之以
救民者亦常道也言而不失其正即所以為常也故湯則駭之以為害而仲虺則視之
以為常也

△言行錄后集八
晦叔傳神宗初御經
筵公進講尚書至天
乃錫王勇智上曰何
以獨言勇智公曰仲
虺在成湯能伐夏
救民故以勇智言之
然聖人之德當如易
所謂聰明睿智神武
而不殺者然後可以
盡善時上尤富於春
秋故公以好勇贖武
為戒

民墜塗炭言其疾苦之甚也

而慕之者湯武征伐而得天下後世嗜利之
人安得不以為口實哉此湯之所以恐也歟

△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

乃亂惟天生聰明時又有夏昏德民墜塗炭

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厥

典奉若天命 仲虺恐湯憂愧不已乃作誥以

口鼻愛惡之欲無主則爭且亂矣天生聰明
所以為之主而治其爭亂者也墜陷也塗泥
炭火也桀為民主而反行昏亂陷民於塗炭
既失其所以為主矣然民不可以無主也故
天錫湯以勇智之德勇足以有為智足以有
謀非勇智則不能成天下之大業也表正者

○論語為政篇有之

○孟子梁惠王下篇有之

表正於此而影直於彼也。天錫湯以勇智者，所以使其表正萬邦而繼禹舊所服行也。此但率循其典常以奉順乎天而已。天者典常之理所自出，而典常者禹之所服行者也。湯革夏而續舊服，武革商而政由舊。孔子所謂百世可知者，正以是也。林氏曰：齊宣王問孟子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夫立之君者，懼民之殘賊而無以主之為之主，而自殘賊焉。則君之實喪矣，非一夫而何？孟子之言，則仲虺之意也。

△夏主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

王文柏曰：此段言在帝命于下之後，帝用之前，則勢解矣。

衆也。天以形體言，帝以主宰言。桀知民心不從，矯詐誣罔，託天以惑其衆，用不善其所為，用使有商受命，用使昭明其衆庶也。○王氏曰：夏有昏德，則衆從而昏，商有明德，則衆從而明。○吳氏曰：用爽厥師，續下，文簡賢附勢，意不相貫，疑有脫誤。

△簡賢附勢，寔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

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

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

貌言簡賢附勢之人，同惡相濟，寔多徒衆。肇我邦於有夏，為桀所惡，欲見翦除，如苗之有莠，如粟之有秕，鋤治簸揚，有必不相容之勢。商衆小大震恐，無不懼陷于非罪，况湯之德

△旁通云及臺索隱
曰獄名夏日均臺皇
甫謚云地名在陽翟
是也陽翟元屬許州
今屬均州
是也陽翟元屬許州
今屬均州
是也陽翟元屬許州
今屬均州

△左傳宣公十五年
伯宗曰鄆舒估其後
本而不以茂德

言則足人之聽聞尤桀所忌疾者乎以苗粟
喻桀以粃粥喻湯特言其不容於桀而述之
危如如此史記言桀囚湯於夏臺湯之
危屢矣無道而惡有道勢之必至也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
懋賞用人惟已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
民懋與茂同○邇近殖聚也不近聲色不聚
貨利若未足以盡湯之德然此本原之地
非純乎天德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也
本原澄澈然後用人處已而莫不各得其當
懋茂也繁多之意與時乃功懋哉之義同言
人之懋於德者則懋之以官人之懋於功者
則懋之以賞用人惟已而人之有善者無不
容改過不吝而已之不善者無不改不忌能

○周易乾卦文言之
辭

湯征自葛民後其來蓋
若桀之虐而欲其拯
水火之中耳傳引呂氏
之言謂其征伐之際唐
虞都命指遜氣象依
然若存無乃大巧而不
切於事寧和

△音釋漢志云葛國
左陳留寧陵縣葛鄉
唐魏州東距南毫
六十里
經世書紀年云湯

於人亦吝過於已合併為公私意不立非聖
人其孰能之湯之用人處已者如此而於臨
民之際是以能寬能仁謂之能者寬而不失
於縱仁而不失於柔易曰寬以居之仁以行
之君德也君德昭著而孚信於天下
矣湯之德足人聽聞者如此
△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
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
後予后後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
爵也餉饋也仇餉與餉者為仇也葛伯不祀
湯使問之曰無以供粢盛湯使亳眾往耕老
弱饋餉葛伯殺其童子湯遂征之湯征自葛
始也奚何後待也蘇復生也西夷北狄言遠

成實歲征葛越十八年乙未伐桀
○旁通云葛在今歸德府寧陵縣去亳百里

者如此則近者可知也湯師之未加者則怨望其來曰何獨後予其所往伐者則妻奪相慶曰待我后久矣后來我其復生乎他國之民皆以湯為我君而望其來者如此天下之愛戴歸往於商者非一日矣商業之興蓋不在於鳴條之役也○呂氏曰夏商之際君臣易位天下之大變然觀其征伐之時唐虞都俞揖遜氣象依然若存蓋堯舜禹湯以道相傳世雖降而道不降也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

推亡固存邦乃其昌
德者佑之輔之忠良者顯之遂之所以善善也侮說文曰傷也諸侯之弱者兼之昧者攻之

△古語云兼謂攻也
以治之
推亡固存邦乃其昌言夏有亂亡之形不可不滅是乃理勢當然非湯欲圖其天下也此猶是叙湯伐夏之漸非勸勉也

義禮指中

懋昭大德建中于民此是
化以立个準則於天下如
使人各親其親長使
人各長其長如此而已至於
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此
得嚴密正是非法後嗣
不可有毫髮差焉蓋湯
為創業之主非特天下
之所取正亦後嗣之所取
法者也苟有一毫中
禮度則後必有甚焉者
矣傳者以後二句屬上文
非是

之亂者取之亡者傷之所以惡惡也言善則由大以及小言惡則由小以及大推亡者兼攻取侮也固存者佑輔顯遂也推彼之所以亡固我之所以存邦國乃其昌矣

△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

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

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

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
德日新者日新其德
而不自己也志自滿

者久是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其廣日新之義歟德日新則萬邦雖廣而無不懷志自滿則九族雖親而亦離萬邦舉遠以見近也九族舉親以見疎也王其勉明大

△旁通云新安陳氏云觀而以義制事即義以方外之謂能以義方外則此德應萬事之大用以行而此中無適不及之用在是矣靜而以禮制心即敬以直內之謂能敬以直內則此德具衆理之全体以立而此中不備不倚之体在是矣

○孟子公孫丑下篇有之

○餘冬錄三十五云莊子逸篇蒲衣八歲辨師之戰國策其羅云項彙七歲為孔子師古之聖賢必有師

德立中道於天下中者天下之所同有也然非君建之則民不能以自中而禮義者所以建中者也義者心之裁制禮者理之節文以義制事則事得其宜以禮制心則心得其正內外合德而中道立矣如此則非特有以建中於民而垂諸後世者亦綽乎有餘裕矣然是道也必學焉而後至故又舉古人之言以為隆師好問則德尊而業廣自賢自用者反是謂之自得師者真知己之不足人之有餘委心聽順而無拂逆之謂也孟子曰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其湯之所以自得者歟仲虺言懷諸侯之道推而至於脩德檢身又推而至於能自得師夫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舍師而能成者雖生知之聖亦必有師焉後世之不如古非特世道之隆抑亦師道之不明也仲虺之論溯流而源要

其極而歸諸能自得師之一語其可為帝王之大法也歟

△嗚呼慎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

天道永保天命上文既勸勉之於是歎息言始之不謹而能謹終者未之有也伊尹亦言謹終于始事雖不同而理則一也欽崇者敬畏尊奉之意有禮者封殖之昏暴者覆亡之天之道也欽崇乎天道則永保其天命矣按仲虺之誥其大意有三先言天立君之意桀逆天命而天之命湯者不可辭次言湯德足以得民而民之歸湯者非一日未言為君艱難之道人心離合之機天道福善禍淫之可畏以明今之受夏非以利己乃有無窮之恤以深慰湯而釋其慙仲虺之忠愛可謂至矣

慎厥終惟其始而謹始之道無他惟道有禮覆昏暴欽崇天

然湯之所慙恐來世以為口實者仲虺終不敢謂無也君臣之分其可畏如此哉

湯誥湯伐夏歸亳諸侯率職來朝湯作誥以與天下更始今文無古

有文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誕大也亳湯所都在宋州

穀孰

△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惟皇

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

皇大衷中若順也天之降命而具仁義禮智信之理無所偏倚所謂衷也人之稟命而得

△旁通寰宇記云殷謂之南亳亦嘗都之穀熟今廢按註疏云鄭玄曰亳今河南偃師漢書音義臣瓚云湯居亳今濟陰亳縣是也

△同云朱子語錄云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孔安國以為降善便是無惡思衷不是善只是中與民受天地之中一徹又云看得衷字是箇無過不及恰好底道理愚按說又衷與衷也增韻云方寸所蘊也蓋是天以此理降付於人人受而具之於心無少偏倚本謂之中為其蘊之方寸若髮衣之在裏故謂之衷也其實則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故蔡氏直以中訓之

仁義禮智信之理與心俱生所謂性也猷道也由其理之自然而有仁義禮智信之行所謂道也以降衷而言則無有偏倚順其自然固有常性矣以稟受而言則不無清濁純雜之異故必待君師之職而後能使之安於其道也故曰克綏厥猷惟后夫天生民有欲以情言也上帝降衷于下民以性言也仲虺即情以言人之欲成湯原性以明人之善聖賢之論互相發明然其意則皆言君道之係於天下者如此之重也

△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惟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

茶毒

○有謙以用各財而

△旁通云當作屈原
傳曰本太史公辭也
天者人之始也父母
者人之本也人窮則
反本故勞苦倦極未
嘗不呼天也疾病慘
但未嘗不呼父母也
○音釋云伊洛竭而
夏亡韋昭云禹都陽
城伊洛所近也

△音釋云戮說文力
周反并力也
論語予小子履敢用玄
牡敢昭告于皇天后帝
朱註殷尚白而用黑牡者未變夏禮故也皇天也后君也謂天帝也此言昭告以伐桀
之意

罪。惟鄰知及荼音徒。○言桀無有仁愛但為
殺戮天下被其凶害如荼之苦如毒之入螫
不可堪忍稱冤於天地鬼神以冀其拯已屈
原曰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
也。天之道善者福之淫者禍之桀既淫虐故
天降災以明其罪意當時必有災異之事如
周語所謂伊洛
竭而夏亡之類。

△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

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肆求元聖與

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戮當作勅○肆故

天命明威不敢赦桀之罪也。玄牡夏尚黑未
變其禮也。神后后土也。肆遂也。元聖伊尹也。

黃若草木兆民允殖此二句當作一連讀夫害民者去而憔悴之民比如有生意黃均如草木之榮茂
而可觀矣若說天如草木不成義理

△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賁若

草木兆民允殖孚允皆信也僭差也賁文之

故夏桀竄亡而屈服天命無所僭差。然若草木之數榮兆民信乎其生殖矣。

△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

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輯和戾罪隕

輯寧爾邦家其付予之重恐不足以當之未
知已得罪於天地與否驚恐憂畏若將墜於
深淵蓋責愈重則憂愈大也。

△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節愒淫各守爾典

凡我之四句正是誡告萬
方之要語前二句是禁

之後二句是問導之

論語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言天下之善惡已不敢私惟天所簡無以萬方言勿降災於民也

△朱子語錄云善與罪天皆知之如天黜檢數過相似爾之有善也在帝心我之有惡也在帝心

以承天休夏命已黜湯命維新侯邦雖舊悉也匪彝指法度言指淫指逸樂言典常也各守其典常之道以承天之休命也

△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

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于

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簡也人有善不敢以不達已有罪不敢

以自恕簡聞一聽於天然天以天下付之我

則民之有罪實君所為君之有罪非民所致

非特聖人厚於責已而薄於責人是乃理之所在君道當然也

△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忱時王反○忱信也歎息言慶

幾能於是而忱信焉乃亦有終也吳氏曰此兼人已而言

伊訓訓導也太甲嗣位伊尹作書訓導之史錄為篇今文無古文有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

王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已以聽

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形見

甸反○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一也元祀者

太甲即位之元年十二月者商以建丑為正

故以十二月為正也乙丑日也繫以朔者

非朔日也三代雖正朔不同然皆以寅月起

數蓋朝覲會同頒曆授時則以正朔行事至

於紀月之數則皆以寅為首也伊姓尹字也

△旁通云歲木星也一年行一次十二年而亥子一周祀祭享也一年而徧年木一熟也

○古書小字元九年

○禮記內則篇有豕子豕婦

○古註小序云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

伊尹名摯祠者告祭於廟也先王湯也豕長也禮有豕子豕婦之名周人亦謂之豕宰古者王宅憂祠祭則豕宰攝而告廟又攝而臨羣臣太甲服仲壬之喪伊尹祠于先王奉大甲以即位改元之事祗見厥祖則攝而告廟也侯服甸服之羣后咸在百官總已之職以聽冢宰則攝而臨羣臣也烈功也商頌曰行我烈祖太甲即位改元伊尹於祠告先王之際明言湯之成德以訓太甲此史官叙事之始辭也或曰孔氏言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則十二月者湯崩之年建子之月也豈改正朔而不改月數乎曰此孔氏惑於序書之文也太甲繼仲壬之後服仲壬之喪而孔氏曰湯崩奠殯而告固已誤矣至於改正朔而不改月數則於經史尤可攷周建子矣而詩言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則寅月起數周末嘗改也

○音釋云正朔正謂子丑寅月也朔月一日也日月相合故曰合朔史記歷書註云以建子為正故以夜半為朔若建寅為正則以平旦為朔是三代改正亦改朔也今按日月之合遲速有定期朔豈可改必會朝發命用此時而已

秦建亥矣而史記始皇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夫臘必建丑月也秦以亥正則臘為三月云十二月者則寅月起數秦未嘗改也至三十七年書十月癸丑始皇出遊十一月行至雲夢繼書七月丙寅始皇崩九月葬鄴山先書十月十月而繼書七月九月者知其以十月為正朔而寅月起數未嘗改也且秦史制書謂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夫秦繼周者也若改月數則周之十月為建酉月矣安在其為建亥乎漢初史氏所書舊例也漢仍秦正亦書曰元年冬十月則正朔改而月數不改亦已明矣且經曰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則以十二月為正朔而改元何疑乎惟其以正朔行事也故後平此者復政厥辟亦以十二月朔奉嗣王歸于亳蓋祠告復政皆重事也故皆以正朔行之孔氏不得其

○旁通云湯三子太
子太丁未即位而卒
次外丙在位二年而
卒次仲壬在位四年
而卒外丙仲壬皆無
子惟太丁有子太甲
伊尹立之為仲壬後
繼仲壬而王也

○蔡氏書序註云孟子曰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史記
太子太丁未立而死立太丁之弟外丙二年崩又立外丙之弟仲壬四年崩仲壬乃立太
丁之子太甲序書者以經文首言奉嗣王祇見厥祖遂云成湯既沒太甲元年後世備者

說而意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奠殯而告是以
崩年改元矣蘇氏曰崩年改元亂世事也不
容在伊尹而有之不可以不辨又按孔氏以
為湯崩吳氏曰殯有朝夕之奠何為而致祠
主喪者不離於殯側何待於祇見蓋太甲之
為嗣王嗣仲壬而王也太甲太丁之子仲壬
其叔父也嗣叔父而王而為之服三年之喪
為之後者為之子也太甲既即位於仲壬之
柩前方居憂於仲壬之殯側伊尹乃至商之
祖廟徧祀商之先王而以立太甲告之不言
太甲祠而言伊尹喪三年不祭也奉太甲徧
見商之先王而獨言祇見厥祖者雖徧見先
王而尤致意於湯也亦猶周公金縢之冊雖
徧告三王而獨眷眷於文王也湯既已祔于
廟則是此書初不廢外丙仲壬之事但此書
本為伊尹稱湯以訓太甲故不及外丙仲壬

以序為孔子所作不敢非之及疑孟子所言與本紀所載是可嘆也○吳氏曰太甲諫
為服仲壬之喪以是時湯葬已久仲壬在殯太甲太丁之子視仲壬為叔父為之後者為
之子也祇見厥祖謂至湯之廟蓋太甲既立伊尹訓于湯廟故稱祇見厥祖若止是殯前
既不當稱奉亦不當
稱祇見也

之事爾餘
見書序

△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

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于其

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

鳴條朕哉自亳

首以夏事告之也率循也假借也有命有天
命者謂湯也桀不率循先王之道故天降火
借手于我成湯以誅之夏之先后方其懋德
則天之眷命如此及其子孫弗率而覆亡之
禍又如此太甲不知率循成湯之德則夏桀
覆亡之禍亦可監矣哉始也鳴條夏所宅也

△大雅蕩之詩也

△周書上繫辭文

亳湯所宅也。言造可攻之釁者，由桀積惡於鳴條，而湯德之修，則始於亳都也。

△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

布昭，敷著也。聖武，猶易所謂神武而不殺者。湯之德威敷著于天下，代桀之虐，以吾之寬，故天下之民信而懷之也。

△今生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

長，始于家邦，終於四海。初，即位之初言始不

道孝悌而已。孝悌者，人心之所同，非必人人教詔之。立，植也。立愛敬於此，而形愛敬於彼。親，吾親以及人之親長。吾長以及人之長，始于家，達于國，終而措之天下矣。孔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

△禮記祭義篇有之

△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為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

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人紀，三綱五常

文欲太甲立，其愛敬，故此言成湯之所修人紀者，如下文所云也。綱常之理，未嘗泯沒，桀廢棄之，而湯始修復之也。咈，逆也。先民猶前輩舊德也。從諫不逆，先民是順，非誠於樂善者不能也。居上克明，言能盡臨下之道，為下克忠，言能盡事上之心。○呂氏曰：湯之克忠，最為難看，湯故桀以臣易君，豈可為忠？不知湯之心最忠者也。天命未去，人心未離，事桀之心最嘗斯須替哉。與人之善，不求其備，檢身之誠，有若不及，其處上下人已之間，又如

△旁通云：愚按孟子云：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註：若湯初求伊尹，即有伐桀之心，而伊尹遂相之以伐桀，是以取天下為心，也以取天下為心，豈聖人之心哉？孟子此章此註亦見湯之克忠處。

△音釋云按說文者從考從言則下當從頁但此章及文侯之命誥者而此禮記者指使者若禮記者皆氏之類古註本皆從頁唐張參五經文字云下從頁者非

此是以德日以盛業日以廣天命歸之人心戴之由七十里而至于有萬邦也積累之勤茲亦難矣伊尹前既言夏失天下之易此又言湯得天下之難太甲可不思所以繼之哉
△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敷廣也廣求賢也
△制官刑做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官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政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

○旁通云十愆恒舞一酣歌一殉貨二殉色四恒遊五恒政六侮聖言七逆忠直八遠耆德九比頑童十

○音釋云男曰覲女曰巫

○左傳昭公十四年叔向曰已惡而掠美為貪貪以敗官為墨殺人不忘為賊夏書曰其墨賊殺阜陶之刑也杜註云昏亂也墨不潔之稱忌畏也三者皆死刑

墨具訓于蒙士蒙士官府之刑也 殉松潤反遠干願反○官刑舞若巫覲然也淫過也過而無度也比昵也倒置悖理曰亂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也風風化也三風愆之綱也十愆風之目也卿士諸侯十有其一已喪其家亡其國矣墨墨刑也臣下而不能匡正其君則以墨刑加之具詳悉也童蒙始學之士則詳悉以是訓之欲其入官而知所以正諫也異時太甲欲敗度縱敗禮伊尹先見其微故拳拳及此劉侍講曰墨即叔向所謂夏書昏墨賊殺阜陶之刑貪以敗官為墨
△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

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
墜厥宗戴息言太甲當以三風十愆之訓敬其訓洋洋大也言其謀訓大明不可忽也
不常者去就無定也為善則降之百祥為惡則降之百殃各以類應也勿以小善而不為萬邦之慶積於小勿以小惡而為之厥宗之墜不在大蓋善必積而後成惡雖小而可懼此總結上文而又以天命人事禍福申戒之也

太甲上商史錄伊尹告戒節次及太甲往復之辭故三篇相屬成文其間或附史臣之語以貫篇意若史家記傳之所載也唐孔氏曰伊訓肆命徂后太甲咸有一德皆是告戒

觀諫之誤與諱同審也天之明命即天命咸有一德云克享天心受天明命與此明命同此言天監厥德用集天命授以天子之位是天之明命也常日在之而念之諫審矣若見其參於前倚於衡則必明其德以保天命矣大學原本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所倚平也亦曰保衡或曰伊尹之號史氏錄伊尹之書先此以發之
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祗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丕承基緒監音鑑左音佐○顧常日在顯然之理而命之我者在天為明命在入為明德伊尹言成湯常日在是天之明命以奉

△朱子語錄云古註云顧謂常日在之也此語最好非謂有一物常在目前可見也只是常存此心知得這道理光明不昧方其靜坐未接物也此理固然然清明及其遇事而應接也此理亦隨處放見只要人常提撕省察念念不忘存養久之則是

理益明雖欲忘之而不可得矣

△音釋云東齊陳氏云三代而上未聞有以立傳者且其自稱曰尹躬則非字明矣孔疏據孫子及呂覽云名望或自有兩名或更名耳
○旁通云今河東解州安邑縣也

天地神祇神稷宗廟無不敬肅故天視其德用集大命以有天下撫安萬邦我又身能左右成湯以居民衆故嗣王得以大承其基業也

△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祗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先見如字相去聲下同○夏都安邑在亳之西故曰西邑夏周忠信也國語曰忠信爲周○施氏曰作爲心勞日拙則缺露而不用周忠信則無爲故能周而無缺夏之先主以忠信有終故其輔相者亦能有終其後夏桀不能有終故其輔相者亦不能有終嗣王其以夏桀爲戒哉當敬爾所以爲君之道君

而不君則忝辱成湯矣太甲之意必謂伊尹足以任天下之重我雖縱欲未必遽至危亡故伊尹以相亦罔終之言深折其私而破其所恃也

△音釋云庸朱子語錄云六字只作一句讀慮如王庸作書之庸爲是

△王惟庸罔念聞庸常也太甲惟若尋常於伊尹之言無所念聽此史氏之言

△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旁

求俊彥啓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昧爽明也昧爽云者欲明未明之時也丕大也顯亦明也先主於昧爽之時洗濯澡雪大明其德坐以待旦而行之也旁求者求之非一方也彥美士也言湯孜孜爲善不遑寧處如此而又旁

求俊彥啓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昧爽明也昧爽云者欲明未明之時也丕大也顯亦明也先主於昧爽之時洗濯澡雪大明其德坐以待旦而行之也旁求者求之非一方也彥美士也言湯孜孜爲善不遑寧處如此而又旁

求後彥之士以開導子孫太甲毋顛越其命以自取覆亡也

△慎乃儉德惟懷永圖太甲欲敗度絕敗禮蓋奢侈失之而無長

遠之慮者伊尹言當謹其儉約之德惟懷永久之謀以約失之者鮮矣此太甲受病之處故伊尹特言之

△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

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有辭虞虞人也機弩牙也括矢括也

度法度射者之所準望者也釋發也言若虞人之射弩機既張必往察其括之合於法度然後發之則發無不中矣欽者肅恭收斂也見虞書率循也欽厥止者所以立本率乃祖者所以致用所謂省括于度則釋也王能如

△旁通傳入掌山澤之宮
○音釋矢括孔疏云矢末也說文云矢括箠也處新安程表之云矢之尾末收而銜弦處也
○旁通云欽者肅恭收斂之謂安汝止者自然而然欽厥止者使然而然故有聖賢之別

是則動無過舉近可以慰悅尹心遠可以有譽於後世矣安汝止者聖君之事生而知者也欽厥止者賢君之事學而知者也

△王未克變不能變其舊習也此亦史氏之言

△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

順管于桐宮管也弗順者不順義理之人也桐成湯墓陵之地伊尹指太甲所為乃不義之事習惡而性成者也

也我不可使其狎習不順義理之人於是營官于桐使親近成湯之墓朝夕哀思與起其善以是訓之無使終身迷惑而不悟也

△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徂往也允信也

△史記正義云晉太原地記云月卿南有臺坂東有城太甲所居處也按尸鄉在洛州偃師縣西南五里

△音釋云從史上下
易反下音勇勸也字
音作慈通

△旁通云愚按天子
六冕也昊天則大裘
而冕享先主則衮冕
享先公享射則鷩冕
祀四望山川則毳冕
祭社稷五祀則希冕
祭群小祀則玄冕祀天
之冕無旒餘五冕皆玄冕朱裏延紐五采十有二玉并朱紘

實有其德於身也。凡人之不善，必有從史以道其為非者。太甲桐宮之居，伊尹既使其密邇先主，陵墓以興發其善心，又絕其比昵之黨，而革其汚染。此其所以克終允德也。次篇伊尹言，嗣王克終厥德，又曰允德協于下。故史氏言克終允德，結此篇以發次篇之義。

太甲中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鬯，王歸于亳。

太甲終喪，明年之正朔也。冕，冠也。唐孔氏曰：周禮天子六冕，備物盡文，惟衮冕耳。此蓋衮冕之服，義或然也。奉，迎也。喪既除，以衮冕吉服奉迎，以歸也。

△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

十二玉并朱紘

以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

德，實萬世無疆之休。

者言民固不可無君，而君先不可失民也。太甲改過之初，伊尹首發此義，其喜懼之意深矣。夫太甲不義，有若性成，一旦翻然改悟，是豈人力所至。蓋天命眷商，陰誘其衷，故嗣王能終其德也。向也湯緒幾墜，今其自是有永，豈不為萬世無疆之休乎。

△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

類，欲敗度，罔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猶

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既往，昔師保之訓，弗克

△音釋云孽，魚列反
字本作孽，孽古通用

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道胡玩反
至手也稽首首至地也太甲致敬於師保其
禮如此不類猶不肖也多欲則興作而亂法
度縱肆則放蕩而隳禮儀度就事言之也禮
就身言之也速召之急也疾罪孽災道逆也
既往已往也已往既不信伊尹之言不能謹
之於始庶幾正救之力以圖惟其終也當太
甲不惠阿衡之時伊尹之言惟恐伊尹不言
及太甲改過之後太甲之心惟恐伊尹不言
夫太甲固困而知之者然昔之迷今之復昔
之晦今之明如日月昏蝕一復其舊而光來
炫耀萬景俱新湯武不可
及已豈居成王之下乎

△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

明后伊尹致敬以復太甲也修身則無敗度
敗禮之事允德則有誠身誠意之實德
誠於上協和於
下惟明后然也

△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並其
有邦厥鄰乃曰僕我后此言湯德後來無罰所以協下

者困窮之民若已子而惠愛之惠之若子則
心之愛者誠矣未有誠而不動者也故民服
其命無有不得其權心當時諸侯並湯而有
國者其鄰國之民乃以湯為我君曰待我君
我君來其無罰乎言除其邪虐湯之得
民心也如此即仲虺後來其蘇之事

△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湯之盤銘
日苟日新

△孟子離婁上篇云
至誠而不動者未之
有也

日日新又日新湯之所以懋其德者如此太
 甲亦當勉於其德視烈祖之所
 為不可頃刻而逸豫怠惰也
 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朕
 承王之休無斁思孝則不敢違其祖思恭則
 不敢忽其臣惟亦思也思明則所視者遠而
 不蔽於遠近思聰則所聽者德而不惑於儉邪
 此懋德之所從事者太甲能是則我承王之美而無所厭斁也

太甲下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
 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

△孟子梁惠王下篇云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

天位艱哉申誥重誥也天之所親民之所懷鬼神之所享皆不常也惟克敬有仁克誠而後天親之民懷之鬼神享之也曰敬曰仁曰誠者各因所主而言天謂之敬者天者理之所在動靜語默不可有一毫之慢民謂之仁者民非元后何戴鰥寡孤獨皆人君所當恤鬼神謂之誠者不誠無物誠立於此而後神格於彼三者所當盡如此人君居天之位其可易而為之哉分而言之則三合而言之其才固是告之其才固有大過人者歟
 △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治去聲否俯久反

德者令敬仁誠之稱也。有是德則治，無是德則亂。治固古人有行之者矣，亂亦古人有行之者也。與古之治者同道，則無不興；與古之亂者同事，則無不亡。治而謂之道者，蓋治因時制宜，或損或益，事未必同，而道則同也。亂而謂之事者，亡國喪家，不過貨色遊敗作威殺戮等事，事同道無不同也。治亂之分，顧所與如何耳。始而與治固可以興，終而與亂則亡亦至矣。謹其所與，終始如一，惟明明之君為然也。上篇言惟明后，此篇言惟明明后，蓋明其所已明而進乎前者矣。

△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
敬即克敬，惟親之敬，舉其一以包其二也。成湯勉敬，其德

德與天合，故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庶幾其監視此也。

△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
此告以進德之序也。中庸論君子之道，亦謂譬如行遠必自邇，譬如登高必自卑。進德修業之喻，未有如此之切者。呂氏曰：自此乃伊尹畫一以告大甲也。

△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
無毋通毋，思其難毋安君位而思其危。

△慎終于始。
人情孰不欲善終者，特安於終改之也。然始而不善而能善其終者寡矣。桐宮之事，往已今其即政臨民，亦事之一初也。

△史記曹參傳云：百姓歌之曰：蕭何爲法，蕭何畫一，註曰：畫上言其法整齊也。

△旁通云以上五事無輕民事一也無安厥位二也慎終于始三也必求諸道四也求諸非道五也

△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

必求諸非道鯁直之言人所難受異順之言人所易從於其所難受者必求諸道不可遠以逆于心而拒之於其所易從者必求諸非道不可遠以遜于志而聽之以上五事蓋欲太甲矯平情之偏也

△嗚呼弗慮胡獲弗為胡成一人元良萬邦

以貞胡何也弗慮何得欲其謹思之也弗為何成欲其篤行之也元大良善貞正也一人者萬邦之儀表一人元良則萬邦以正矣

△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

謂必有發于休祥也
△辨俗云上既勉其思為此戒其思為之過至干作聰明亂舊章也

邦其末孚于休弗思弗為安於縱弛先主之法亂矣亂之為害甚於廢也成功非寵利之所可居者至是太甲德已進伊尹有退休之志矣此咸有一德之所以繼作也君臣各盡其道邦國求信其休美也○吳氏曰上篇稱嗣王不惠于阿衡必其言有與伊尹背違者辯言亂政或太甲所失在此罔以寵利居成功已之所自處者已素定矣下語既非泛論則上語必有為而發也

咸有一德伊尹致仕而去恐太甲德不純上及任用非人故作此篇亦訓體也史氏取其篇中咸有一德四字以為篇目今文無古文有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已還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伊尹

△困學紀聞云云皇甫謚云伊尹百有餘歲

政大甲將告老而歸私邑以
一德陳戒其君此史氏本序

△曰嗚呼天難謀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

德靡常九有以亡謀信也天之難信以其命之不常也然天命雖不常而常於有德者君德有常則天命亦常而保厥位矣君德不常則天命亦不常而九有以亡矣九有九州也

△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

萬方啓迪有命眷求一德禪作神主惟尹躬

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

有之師爰革夏正上以言天命無常惟有德則可常於是引桀之所以失天命湯之所以得天命者證之一德純一之德不雜不息之義即上文所謂常德也神主百神之生享當也湯之君臣皆有德故能上當天心受天明命而有天下於是改夏建寅之正而為建丑正也

△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

下民惟民歸于一德此言天佑民歸皆以一德之故蓋

△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

△首釋云為並去聲
薛氏音為上為民之
為去聲為德為下之
為平聲蔡傳無明文
朱子語錄云並當作
去聲

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
德之純則無
德之雜則無
德之純則無
德之雜則無
△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
太甲新服天子之命德亦當新然新
乃日新德之要在於有常而已終始有常而
無間斷是乃
所以日新也

△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臣為上為德為
賢者有德之稱
才者能也左右
下為民其難其慎惟和惟一
者輔弼大臣非賢才之稱可盡故曰惟其人
夫人臣之職為上為德左右厥辟也為下為

民所以宅師也
不曰君而曰德者兼君道而言也
臣職所係其重如此是必其難其慎難
者難於任用慎者慎於聽察所以防小人也
惟和惟一和者相濟一者終始如一所以
以任君
子也

△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

上文言用人因推取人為善之要無常者不
可執一之謂師法協合也德者善之總稱善
者德之實行一者其本原統會者也德兼眾
善不主於善則無以得一本萬殊之理善原
於一不協于一則無以達萬殊一本之妙謂
之克一者能一之謂也博而求之於不一之
善約而會之於至一之理此聖學始終條理
之序與夫子所謂一貫者幾矣太甲至是而

△朱子語錄云橫原
說德上天下之善善
原天下之一最好善
善因一而後定也德
以事言善以理言一
以心言

德是總言師則指其人
善則指其行事克一
協于一也之一德耳

○張氏張敬夫語

得與聞焉亦異乎常人改過者數張氏曰虞書精一數語之外惟此為精密

△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

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人君惟其心之感其發諸言

也大萬姓見其言之大故能知其心之不可欺而誠

應之埋自然而然以見人心之不可欺而誠

之不可掩也祿者先王所守之天祿也

△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

觀政長上聲○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

不祧毀故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天子居萬民之上必政教有以深服乎人而後萬民悅

△疏云王制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祭法云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為一祧享嘗乃止并高祖已下共為三昭三穆可

通典云昔在先生感時代謝思親立廟曰宗廟唐虞立五廟夏氏因之殷制七廟

服故曰萬夫之長可以觀政伊尹歎息言德政修否見於後世服乎當時有不可掩者如此

△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

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盡子

忍二反○罔使罔事即上篇民非后罔克胥

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之意申言君民

之相須者如此欲太甲不敢忽也無母同伊

尹又言君民之使事雖有貴賤不同至於取

人為善則初無貴賤之間蓋天以一理賦之於人散為萬善人君合天下之萬善而後理

之一者可全也苟自大而狹人匹夫匹婦有

一不得自盡於上則一善不備而民主亦無

音釋云陽甲湯八
世孫祖乙之子自盤
庚又傳八主至武乙
復遷河北朱子云商
盤周語不可解今蔡
傳於盤語諸篇闕疑
處甚必恐非朱子本
意讀者於其強通處
畧之可也

言外之旨則又推廣其所謂一者如此蓋道
體之純全聖功之極致也嘗因是言之以為
精粹無雜者一也終始無間者一也該括萬
善者一也一者通古今達上下萬化之原萬
事之翰語其理則無二語其運則無息語其
體則弁包而無所遺也咸有一德之書而三
者之義悉備前乎伏羲堯舜禹湯
後乎文武周公孔子同一揆也

○盤庚上 盤庚陽甲之弟自祖乙都歌
大家世族安土重遷胥動浮言小民
雖蕩析離居亦惑於利害不適有居
盤庚喻以遷都之利不遷之害上中
二篇未遷時言下篇既遷後言王氏
曰上篇告羣臣中篇告庶民下篇告
百官族姓左傳謂盤庚之誥實諾體

精進之進字解周語殷鑒信及於身牙註報治也誓牙辭不平易克誓牙不入人謂也

自國曰安
五遷
都

○勞通云自祖乙至盤庚居耿者七世史記索隱曰河東皮氏有耿鄉史記正義曰絳州
龍門縣東南十二里有耿城殷今河南偃師也
史記帝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遷庚渡河南後居成湯之故居五遷無定處殷
民皆居皆怨不欲徙
盤庚乃苦諭諸侯大臣
曰昔高后成湯與尔之
先相保定天下法則可
爾舍而弗勉何以成德
乃遂涉河而治之
湯之政然後百姓由寧
殷道信興諸侯來朝
以其道成德之德也

也三篇今文古文皆有
但今文二篇合為一

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率籲衆咸出矢言
籲音喻○殷在河南偃師適往籲呼矢誓也
史臣言盤庚欲遷于殷民不肯往適有居盤
庚率呼衆憂之人出誓言以喻之如下文所
云也○周氏曰商人稱殷自盤庚始自此以
前惟稱商自盤庚遷都之後
於是殷商兼稱或只稱殷也

盤庚云今汝等不能晉臣
以生而稽於卜云遷之不
可如我所思出於卜兆兵
宜若如此解也

△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
能胥匡以生下稽曰其如台
蓋子忍反○曰
殺也盤庚言我先王祖乙來都于耿固重我
民之生非欲盡致之死也民適不幸蕩析離

二上卷卷三
二十六

居不能相救以生稽之於卜亦曰此
地無若我何言耿不可居決當遷也

△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

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

曰其克從先王之烈服事也先王有事恪謹
天命不敢違越先王猶

不敢常安不常其邑于今五遷厥邦矣今不

承先王而遷且不知上天之斷絕我命况謂

其能從先王之太烈乎詳此言則先王遷徙

亦必有稽卜之事仲丁河亶甲篇逸不可考
矣五邦漢孔氏謂湯遷亳仲丁遷囂河亶甲
居相祖乙居耿弁盤庚遷殷為五邦然以下
文今不承于古文勢考之則盤庚之前當自
有五遷史記言祖乙遷邢或祖乙兩遷也

△索隱云邢音耿

△音釋云粵說又引
書云若顛木之有粵
拱字從子象枝條之
形謂已倒之木更生
孫枝也

△若顛木之有由蘗天其求我命于茲新邑

紹復先主之大業底綏四方蘗牙葛反又魚
列反○顛休也

由古文作粵木生條也顛木譬耿由蘗聲言殷
也言今自耿遷殷若已作之木而復生也天
其將求我國家之命於殷以繼

復先王之大業而致安四方乎

△盤庚敷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

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王命衆悉至于庭

敷胡教反○敷教服事箴規也耿地瀉鹵塾
隘而有沃饒之利故小民苦於蕩析離居而
巨室則總于貨寶惟不利於小民而利於巨
室故巨室不悅而胥動浮言小民眩於利室

書經卷三
三十一

△瀉鹵鹹地也

○音釋云漢平帝紀
註一切者權時之事
如以刀切物者取齊
整不願長短縱橫也

亦相與咨然。間有能審利害之實而欲遷者。則又往往為在位者之所排擊阻難。不能自達於上。盤庚知其然。故其教民必自在位始。而其所以教在位者。亦非作為一切之法。以整齊之。惟舉先主舊常遷都之事。以正其法度而已。然所以正法度者。亦非有他焉。惟曰使在位之臣無或敢伏小人之所箴規焉耳。蓋小民患馮鹵墊隘。有欲遷而以言箴規其上者。汝毋得遏絕而使不得自達也。衆者臣民咸在也。史氏將述下文。盤庚之訓誥。故先發此。

△王若曰。格汝衆。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若曰者。非盡當時之言。大意若此也。汝猷黜乃心者。謀去汝之私心也。無與毋同。毋得傲上之命。從已之安。蓋傲上則

不肯遷。從康則不能遷。二者所當黜之私心也。此雖盤庚對衆之辭。實為羣臣而發。以教民由在位故也。

王播告云。言王播告也。心亦以相修補也。也。

△音釋云。彼彼義反。與說通。沮在呂反。

△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曰。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不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盤庚言。先主亦惟謀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則奉承于內。而能不隱匿其指意。故王用大敬之。宣化于外。又無過言。以惑衆聽。故民用大變。今爾在內。則伏小人之攸箴。在外。則不和吉言。于百姓。說多言。凡起信於民者。皆險。險膚淺之說。我不曉。汝所言果何謂也。詳此所謂舊人者。世臣舊家之人。非謂老成人也。蓋

管見曰夫火雖不可斷
猶可撲滅故其德
是拙謀無功也
則當利以取之今乃從上合
所為或就其高而惡是
者火者何異惡得不謂
之拙謀

沮遷都者皆世臣舊家之人
下文人惟求舊一章可見

△非予自荒茲德惟汝舍德不惕予一人予

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

遷徙自荒廢此德惟汝不宣布德意不懼

於我我視汝情明若觀火我亦拙謀不能制

△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

亦有秋

成之望喻今雖遷徙勞苦而有
求建乃家之利申前從康之戒

△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

敢大言汝有積德

民為德也故告之曰是何德之有汝曷不

汝私心施實德于民與汝婚姻僚友乎勞而

言曰我有積德曰積德云者亦指世

家大族而言申前汝猷黜乃心之戒

△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惰農自安不昏作勞

不服田畝越其固有黍稷

近而憚勞不遷始怠惰之農不強力為勞苦

之事不事田畝安有黍稷之可望

乎此章再以農喻申言從康之害

△音釋云奉如字孔

其秀有逸口一與下句
顛倒曰相時恤民猶看顧
于箴言矧予制乃短長之
命者豈不顧箴言乎
若其發有逸口則當嘉
汝昌其若朕而却胥動
以浮言之義始也
險波也險波小人也逸言
失也

△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

姦究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

恫汝悔身何及相時恤民猶胥顧于箴言其

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

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眾若火之燎于原不

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則惟爾衆自作弗靖非

予有咎也先惡為惡之先也奉承恫痛相視

也險民小民也逸口過言也逸口尚可畏况
我制爾生殺之命可不畏乎恐謂恐動之以

禍患沈謂沈陷之於罪惡不可嚮邇其猶可
撲滅者言其勢焰雖盛而殄滅之不難也靖
安外過也則惟爾衆自為不安非我有
過也此章反復辯論申言傲上之害

△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

林反遲任古之賢人蘇氏曰人舊則習器

舊則敝當常使舊人用新器也今按盤庚所

引其意在人惟求舊一句而所謂求舊者非

謂老人但謂求人於世臣舊家云爾詳下文
意可見若以舊人為老人
人又何侮若成人之有

△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
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享于

△音釋云選須綸須
亮二反與去聲
非罰刑之禮者
非德實之僭者

△音釋云勉食亦反
長如字

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
動用非德選須緇反與去聲○胥相也敢不
也勞勞于王家也掩蔽也言先王及乃祖乃
父相與同其勞逸我豈敢動用非罰以加汝
乎世簡爾爾勞不蔽爾善茲我大享于先王爾
祖亦以功而配食於廟先王與爾祖父臨之
在上質之在旁作福作災皆簡在先王與爾
祖父之心我亦豈敢動用非德以加汝乎
△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汝無侮老成人
無弱孤有幼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
人之作猷難言謀遷徙之難也蓋遷都固非
易事而又當時臣民傲上從康不

罪死二字恐錯置

△古註云佚失也是
已失政之罰罪已之
義

正有遷徙然我志決遷若射者之必於中者不
谷但已者弱少之也意當時老成孤幼皆有
言當遷者故戒其老成者不可侮孤幼者不
可少之也爾臣各謀長遠其居勉出汝力以
聽我一人遷
徙之謀也
△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
臧惟汝眾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用罪
猶言言無有遠
近親疎凡伐死彰善惟視汝為惡為善如何
爾邦之善惟汝眾用德之故邦之
不善惟我一人失罰其所當罰也
△凡爾眾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

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致生口者使各相告戒也自今以往各敬汝事整齊汝位法度汝言不然罰及汝身不可悔也

盤庚中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置其有衆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當當早反造七到反○作起而將遷之詞殷在河南故涉河誕大言誠也咸造皆至也勿褻戒其毋得褻慢也此史氏之言蘇氏曰民之弗率不以政令齊之而以話言曉之盤庚之仁也

作謂經書集傳

王庭道路行堂

也淳順順日

承奉順意言重民
右字右誤助也

△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荒廢也
△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慝鮮以不浮于天時承保也蘇氏曰古謂過為惟民之敬故民亦保后相與憂其憂雖有天時之災鮮不以人力勝之也林氏曰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罔不惟民之承保也民之憂也保后胥慝民亦憂其憂也

△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承保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此鬼至反○先王以天降大虐不敢安居其所興作

視民利當遷而已爾民何不念我以所聞先王之事凡我所以敬汝使汝者惟喜與汝同安爾非為汝有罪比于罰而謫遷汝也
△子若顛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不從厥志
我所以招呼懷來于此新邑者亦惟以爾民蕩析離居之故欲承汝俾汝康共以大從爾志也或曰盤庚遷都民咨胥怨而此以為不從厥志何也蘇氏曰古之所謂從眾者非從其口之所不樂而從其心之所不言而同然者夫趨利而避害捨危而就安民心同然也殷毫之遷實斯民所利特其一時為浮言搖動怨咨不樂使其即安危利害之實而反求其心則固其所大欲者矣

△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汝不憂朕心

△音釋云忱時丑反
下同乘平聲濟子計
反載作八反又昨伐
反屬音獨瘳丑鳩反

之攸困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

人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爾

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

乘平聲瘳丑鳩反○上文言先王惟民之承而民亦保后胥感今我亦惟汝故安定厥邦而汝乃不憂我心之所困乃皆不宣布腹心欽念以誠感動於我爾徒為此紛紛自取窮苦譬乘舟不以時濟必敗壞其所資今汝從上之誠間斷不屬安能有濟惟相與以及沈溺而已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正此意也利害若此爾民而罔或稽察焉是雖怨疾忿怒何損於困苦乎

○詩大雅桑柔之篇

勸呂速之意

孟子離婁上篇云
不仁者可與言哉安
其危而利其備樂其
所以亡者云云

音釋云迂雲俱反
音與干同廣韻又音
紆

△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今其有今

罔後汝何生在上汝不為長久之謀以思其
不遷之災是汝大以憂而

自勸也孟子曰安其危而利其災樂其所以

亡勸憂之謂也有今猶言有今日也罔後猶
言無後日也上天也今其有今罔後是天斷

棄汝命汝有何生理於天平下文言迂續乃

命于天蓋相首尾之辭

△今予命汝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

迂乃心迂雲俱反爾民當一心以聽上無
起穢惡以自臭敗恐浮言之人倚汝
之身迂汝之心使汝邪
僻而無中正之見也

音釋云畜許六反

月冷仲秋群鳥養羞

△予迂續乃命于天子豈汝威用奉畜汝衆

畜許六反我之所以遷都者正以迎續汝
命于天子豈以威懼汝哉
哉用以奉養汝衆而已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用

懷爾然神后先正也羞養也即上文畜養之
意言我思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人
我大克羞養爾者
用懷念爾故也

△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

虐朕民陳久崇大也耿圯而不遷以病我民
是失政而久于此也高后湯也湯必
大降罪疾於我曰何為而虐害我民蓋人君

不能為民圖安
是亦虐之也

△汝萬民乃不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

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

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

也厚是謂生生先后泛言商之先王也幼孫

盤庚自稱之辭比同事也爽失也言汝民不

能樂生與事與我同心以遷我先后大降罪

疾於汝曰汝何不與朕幼小之孫同遷乎故

汝有失德自上其罰

汝汝無道以自免也

△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

△音釋云畜許六反
戕孽良反斷都管反

綏尊其位重其祿之謂

汝有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

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

父者申言勞爾先也汝共作我畜民者汝皆

為我所畜之民也戕害也綏懷來之意謂汝

有戕害在汝之心我先后固已知之懷來汝

祖汝父汝祖汝父亦斷棄汝不救汝死也

△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

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

崇降弗祥

亂治也具多取而兼有之謂言若

民生為念而務富貝玉者其祖父亦告我成

具乃貝玉言供給其寶財

而不赦也。此章先儒皆以為責臣之辭。然詳其文勢曰：茲予有亂政，同位則亦對，庶責臣之辭，非直為羣臣言也。按上四章言君有罪，民有罪，臣有罪，我高后與爾民臣祖父，一以義斷之，無所赦也。王氏曰：先王設教，因俗之善而導之，反俗之惡而禁之。方盤庚時，商俗衰，士大夫棄義，即利，故盤庚以具貝玉為戒。此反其俗之惡而禁之者也。自成周以上，莫不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故其俗皆嚴鬼神，以經考之。商俗為其故，盤庚特稱先后與臣民之祖父，崇降罪疾為告。此因其俗之善而導之者也。

△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求敬，大恤無胥絕遠。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
即上篇告

△音釋云：易，以鼓反。遠，去聲。又如字。

△旁通云：中者無適，無不及，舉天下無以加之，故謂之極。至之理，孔子曰：中庸之為德，其至矣乎！各執其于乃心者，言此心各以中為準，而不為浮言所搖動也。

△音釋云：無，無與。毋，通易。衷，益。反，種之勇友。

汝于難之意，大恤大憂也。今我告汝，以遷都之難，汝當求敬我之所大憂念者。君民一心，然後可以有濟。苟相絕遠而誠不屬，則殆矣。分猷者，分君之所圖而共圖之。分念者，分君之所念而共念之。相從相與也。中者，極至之理。各以極至之理存乎心，則知遷徙之議為不可易，而不為浮言橫議之所動搖也。

△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
易夷
種之勇友。○乃有不善不道之人，顛隕踰越，不恭上命者，及暫時所遇為姦為宄，劫掠行，道者，我小則加以劓，大則殄滅之，無有遺育。毋使移其種于此新邑也。遷徙道路艱關，恐姦人乘隙生變，故嚴明號令，以告勅之。

△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求建乃家往新邑也方遷徙之時人懷舊土之念而未見新居之樂故再以此生生勉之振起其怠惰而作其趨事也試用也今我將用汝遷求立乃家為子孫無窮之業也

盤庚下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既遷新邑定其所居正君臣上下之位慰勞臣民遷徙之勞以安有衆之情也此史民之言

△曰無戲怠懋建大命曰盤庚之言也大命非常之命也遷國之初臣民上下正當勤勞盡瘁趨事赴功以為

爰當作後顧命爰齊侯呂伋之爰與後同

△音釋云無與毋通

國家無窮之計故盤庚以無戲怠戒之以建大命勉之

△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腎是

罔罪爾衆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忍反

比毗至反○歷盡也百姓畿內民庶百官族姓亦在其中

△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

德嘉績于朕邦古我先王湯也適于山往于湯欲多于前人之功故復往居亳按立政三

亳鄭氏曰東成臯南轅轅西降谷以亳依山故曰適于山也降下也依山高地高水下而無河圯之患故曰用下我凶德嘉績美功也

降伏戎悞之說

△音釋云成臯漢志河南郡成臯縣註云即虎申也轅轅山名在河南緱氏縣東南薛綜云轅轅坂十一曲道將去復還故曰

輟錄降谷未詳當亦
在河南按此三毫與
立政篇傳不同亦孔
疏所引鄭註但於史
傳絕無考據蔡氏以
其地皆廢險故引以
釋適于此之語耳

聖善也至用衆人之善謀
大也謂大業也
大也

△音釋云冲持忠反音與蟲同按字書當從水旁今書經皆從心旁蓋衛包之謬耳引音的頁符分反

△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
震動萬民以遷今歌為河水圯壞沈溺墊隘
陷於凶德而莫之救爾謂
我何故震動萬民以遷也

△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
篤敬恭承民命用求地于新邑乃上夫將復
而治及我國家我與我成湯之德

臣敬承民命用長居于此新邑也

△肆予冲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
用宏茲賁冲童弔至由用靈善也宏賁皆大
也言我非廢爾衆謀乃至用爾衆

謀之善者指當時臣民有審利害之實以為
適遷者言也爾衆亦非敢固違我卜亦惟欲
宏此大業爾言爾衆亦非有他意也蓋盤
庚於既遷之後申彼此之情釋疑懼之意明
吾前日之用謀略彼既往之傲惰委曲忠厚
之意藹然於言辭之表大事已定太業以興
成湯之澤於是而益
未盤庚其賢矣哉

△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隱

也盤庚復歎息言爾諸侯公卿百執
事之人庶幾皆有所隱痛於心哉

△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衆相爾雅曰導也
汝以念敬我
之民衆也

隱隱之隱乃恤民
之謂

△音釋云任如鳩反
陸皆而林反

鞠訓為窮。鞠人謂窮困之人。謀人之保居。謂謀此窮人之安居。若見人之窮困。能謀其居。愛人而樂安存之者。則我式序而敬之。詩云。式序在位也。鄭王皆以鞠為養。言能謀養人安其居者。我則次序而敬之。與孔不同。正義。

△音釋云。否。俯。又。反。

總要敘之意

△朕不肖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

敘欽也。我在。敢。勇也。鞠人謀人。未詳。或曰。鞠。養。生生。為念。使鞠人謀人之保居。者。吾則敘而用之。欽而禮之也。

△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

反。反。羞。進也。若者。如我之意。即敢恭生生之謂。否者。非我之意。即不。爾當深念。無有不敬。我所言也。

△無總于貨寶生自庸

無。毋。同。總。聚也。庸。民功也。此則直戒其所當為也。

其所不可為也。其所當為也。

尔等教德在感。亦擔任已心。須勉強焉。

△式敷民德永有一心

式。敬也。敬在為民之而不替也。盤庚篇終戒勉之意。一節嚴於一節。而終以無窮期之。盤庚其賢矣哉。蘇氏曰。民不悅而猶為之。先主未之有也。祖乙比於

耿盤庚。不得不遷。然使先主處之。則動民而民不懼。勞民而民不怨。盤庚德之衰也。其所

以信於民者。未至。故紛紛如此。然民怨。謀逆。命而盤庚終不怒。引咎自責。益開衆言。反復

告諭。以口舌代斧鉞。忠厚之至此。殷之所以不亡而復興也。後之君子。厲民以自

養者。皆以盤庚藉口。予不可以不論。

說命上。說命記高宗命傅說之言。命微子之命。後世命官制。詞其原。蓋出於此。上篇記得說命相之辭。中篇記

△音釋云。說音悅。三篇內並同。陸。云。本。又作。說。

△旁通云諒據釋文又力草反本作梁一變為諒再變為亮又云棟即是梁閣即是廬梁閣者廬之有梁者也禮疏又謂施梁而柱棟則棟與梁又似二物未知孰是

○儀禮疏云倚廬孝子所居在門外東壁倚木為廬也
○前解柱相朱子書說云蓋始者戶北向用草為屏不前其餘草既廬之後改而西向乃前其餘草始者無柱與相倚着於地既廬之後乃施相及短柱以柱其相架起其簷令稍高而下可作戶也

○儀禮疏云倚廬孝子所居在門外東壁倚木為廬也

○前解柱相朱子書說云蓋始者戶北向用草為屏不前其餘草既廬之後改而西向乃前其餘草始者無柱與相倚着於地既廬之後乃施相及短柱以柱其相架起其簷令稍高而下可作戶也

說為相進戒之辭下篇記說論學之辭總謂之命者高宗命說實二篇之綱領故總稱之
今文無古文有

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羣臣咸

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

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

下罔攸臬令亮龍張反陰烏舍反○亮亦作

諒陰三年鄭氏註云諒古作梁相謂之梁梁閣

讀如鷓鴣之鷓閣謂廬也即倚廬之廬儀禮

前屏柱相鄭氏謂柱相所謂梁閣是也宅憂亮陰言宅憂於梁閣也先儒以亮陰為信默

△旁通云輯纂孔范氏云中庸曰誠則形形則著揚雄曰人心其神矣乎高宗之夢誠之形而心之神也

不言則於諒陰三年不言為語復而不可雜矣君薨百官總已聽於家宰居憂亮陰不言禮之常也高宗喪父小乙惟既免喪而猶弗言羣臣以其過於禮也故咸諫之歎息言有先知之德者謂之明哲明哲實為法於天下今天子君臨萬邦百官皆奉承法令王言則為命不言則臣下無所稟令矣

△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

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憂帝賚子良弼其

代予言庸用也高宗用作書告諭羣臣以不

忍德不類于前人故不敢輕易發言而恭敬

淵默以思治道憂帝與我賢輔其將代我言矣蓋高宗恭默思道之心純一不與天無

韓退之為裴相公讓官表雖成湯舉伊尹於庖廚高宗舉傅說於版築以今準古擬議非也
即傳說所隱之窟名聖人窟在今陝州河北縣北七里即虞國號國之界

音釋云孔傳云傅氏之岩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築之說賢而隱代築以供食孟子亦云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而蔡氏獨不取何也以築為下築恐未安

間故夢寐之間帝賚良弼其念慮所孚精神所格非偶然而得者也

△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審詳也詳所夢之人繪其形象旁求于天下旁求者求之非一方也

△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於是立以為相說與之語果聖人乃舉以為相書不言肖文也未接語而遽命相亦無此理置諸左右蓋以冢宰兼師保也荀卿曰學莫便乎近其人置諸左右者近其人以學也史臣將記高宗命說之辭先叙事始如此

△荀子第一勸學篇有之註云謂賢師也
○音釋云荀洵名洵著荀子

△孟子離婁上篇有之

△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此下命說之辭朝夕納誨

者無時不進善言也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高宗既相說處之以師傅之職而又命之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可謂知所本矣呂氏曰高宗見道明故知頃刻不可無賢人之言

△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

歲大旱用汝作霖雨三日雨為霖高宗託物以喻望說納誨之切

△啓乃心沃朕心啓開也沃灌溉也啓乃心者開其心而無隱沃朕心

△左傳隱公九年云九月甲三日以往為

孟子滕文公篇注釋眩
憤亂也

音釋云方音書名
漢揚雄字子雲作

者既我心
而厭飲也

△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

用傷曰斂藥而毒海岱之間謂之瞑眩瘳愈

也弗瞑眩喻臣之言不苦口也

△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裨率先王

迪我高后以康兆民辟必益反匡正率循

既作相總百官則卿士而下皆其僚屬高宗

欲傳說暨其僚屬同心正救使循先王之道

隨成湯之迹以安天下之民也

△嗚呼欽于時命其惟有終敬我是命其思

文所命者

△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答欽于時命之語木從繩喻后從諫明諫之

決不可不受也然高宗當求受言於已不必

說命中

惟說命總百官說受命總百官

△旁通云克斬馮氏
曰治之與亂其義相
反古治字作乳經文
誤寫作亂傳者宜云
亂當作乳與治同凡
經中訓亂為治者倣
此

△音釋云曹直又反堯整也按韻書字下當從日曹胤之曹乃從肉今多相混也

△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
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
以亂民后王天子也君公諸侯也治亂曰亂
侯承以大夫師長制為君臣上下之禮以尊
臨卑以下奉上非為一人逸豫
之計而已也惟欲以治民焉耳

△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
天之聰明無所不聞無所不見無他公而已
矣人君法天之聰明一出於
公則臣敬順而民亦從治矣

△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

△音釋云曹直又反堯整也按韻書字下當從日曹胤之曹乃從肉今多相混也

戈省厥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
曹直又反。言語所以文身也輕出則有起
羞之患甲冑所以衛身也輕動則有起戎之
憂二者所以為己當慮其患於人也衣裳所
以命有德必謹於在笥者戒其有所輕子
動二者所以加人當審其用於己也王惟戒
此四者信此而能明焉則政治無不休美矣
△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
及惡德惟其賢恥尼爾反庶官治亂之原
也庶官得其人則治不得其
人則亂王制曰論定而後官之任官而後爵
之六卿百執事所謂官也公卿大夫士所謂
爵也官以任事故曰能爵以命德故曰賢惟

△旁通云既云凶德又云有過人之才者何也亦稟於氣美惡不同隨其德之所成吉德而有才則所為無不善凶德而有才則所為無不惡云云如桀紂智足以拒諫文足以飾非濟以凶德則無不為矣

賢惟能所以治也私昵惡德所以亂也○按古者公侯伯子男爵之於侯國公卿大夫士爵之於朝廷此言庶官則爵為公卿大夫士也○吳氏曰惡德猶凶德也人君當用吉士凶德之人雖有過人之才爵亦不可及矣

△慮善以動動惟厥時善當乎理也時時措之宜也慮固欲其當乎理然動非其時猶無益也聖人酬酢斯世亦其時而已

△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自有其善勉而德虧矣自矜其能則人不效九而功隳矣

△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惟事其事乃其有備有備

故無患也張氏曰修車馬備器械事乎兵事則兵有其備故外侮不能為之憂簡稼器修稼政事乎農事則農有其備故水旱不能為之害所謂事事有備無患者如此

△無啓寵納侮無恥過作非母開寵幸而納人之侮母恥過誤而遂已之非過誤出於偶然作非出於有意

△惟厥攸居政事惟醇居止而安之義安於義理之所止也義理出於勉強則猶二也義理安於自然則一矣一故政事醇而不雜也

△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黷徒谷反○祭不欲黷黷則不敬禮不欲煩煩則擾亂皆非所以交鬼神之道也商俗尚

△音釋云無母通下同

鬼高宗或未能脫於流俗事神之禮必有過焉祖已戒其祀無豐昵傳說蓋因其失而正之也

△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

聞于行旨美也古人於飲食之美者必以言言之蓋有味其言也服行也高宗贊美說之所言謂可服行使汝不善於言則我無所聞而行之也蘇氏曰說之言譬如藥石雖散而不然一言一藥皆足以治天下之公患所謂古之立言者

△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高宗

△左傳云太上立德其次立政其次立言

說之所言而說以為得於耳者非難行於身者為難王忱信之亦不為難信可合成湯之成德說於是而猶有所不言則有其罪矣上篇言后克聖臣不命其承所以廣其從諫之量而將告以為治之要也此篇言允協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所以責其躬行之實將進其為學之說也皆引而不發之義

△孟子盡心上篇云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說命下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遜于

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甘盤

君頌言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遜退也高宗言我小子舊學於甘盤已而退于荒野後又

△音釋云按君與篇歷叙殷之賢相曰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

則甘盤嘗為高宗之相矣。經世書紀年亦於高宗元年書甘盤為相。遜于荒野以下。當從蘇氏說。朱子語錄亦云只是尋甘盤不見。

旁通云東坡云武丁為太子則學于甘盤武丁即位而甘盤遜去。

旁通云翹酒母也。釀芽木也。

韻會云酒主於翹故曰酒母。

入居干河自河徂亳遷徙不常。歷叙其廢學之因。而歎其學終無所顯明也。無逸言高宗舊勞于外。爰暨小人。與此相應。國語亦謂武丁入干河自河徂亳。唐孔氏曰高宗為王子時其父小乙欲其知民之艱苦。故使居民間也。蘇氏謂甘盤遜于荒野。以言小子語麻推之非是。

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翹。若作

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

乃訓。心之所之謂之志。邁行也。范氏曰酒非質。必得賢人輔導乃能成德。作酒者翹多則太苦。藥多則太甘。翹藥得中然後成酒。作羹者鹽過則鹹。梅過則酸。鹽梅得中然後成羹。

臣之於君當以柔濟剛。可濟否。左右規正以成其德。故曰爾交修予罔無我棄。我能行爾之言也。孔氏曰父者非一之義。

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

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求。世匪說攸聞。者資之

人學古訓者反之。已古訓者古先聖王之訓。載修身治天下之道。三典三謨之類是也。說稱王而告之曰人求多聞者是惟立事。然必學古訓。深識義理。然後有得不師古訓而能長治久安者。非說所聞甚言無此理也。○林氏曰傳說稱王而告之與禹稱舜曰帝光天之下。文勢正同。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

音釋云身治平聲。長治去聲。

△音釋云間去聲斷徒玩反數雙遇反應平聲

積于厥躬遜謙抑也務專力也時敏者無時
而不敢也遜其志如有所不能敏
於學如有所不及虛以受人勤以勵已則其
所修如泉始達源源乎其來矣茲此也篤信
而深念乎此則道積於身不可以一計矣
夫修之來來之積其學之得於已者如此

△惟教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胡

教反○數教也言教人居學之半蓋道積厥躬者體之立數學于人者用之行兼體用合內外而後聖學可全也始之自學學也終之教入亦學也一念終始常在於學無少間斷則德之所修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或曰受教亦曰數數於為學之道半之半須自得此說極為新巧但古人論學語皆平正的實此章句數非二不應中間一語獨爾險巧此蓋

△孟子離婁上篇云不怨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

後世釋教機權而誤以論聖賢之學也

△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憲法也過也言德雖造於罔覺

而法必監于先王先王成法者子孫之所當守者也孟子言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亦此意

△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式用也言

高宗之德苟至於無愆則說用能敬承其意廣求俊乂列于眾職蓋進賢雖大臣之責然高宗之德未至則雖欲進賢有不可得者

△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

風教也天下皆仰我德是汝之教也

△音釋云蔡傳此章從孔氏訓正為長君牙文侯篇釋先正為祖父按詩雲漢禮記緇衣亦皆訓長宜歸于韓退之潮州刺史謝上表鋪張對天之閣休揚厲無前之偉績二句原對揚天子之休命衍一句成二句者可謂筆端有爐火

△高宗彤日 音釋云按說命篇首稱王此篇首稱高宗史臣不應逆書廟號史記謂祖已諫於高宗時作書於祖庚時蓋亦因篇首高宗二字而曲為之說耳篇中累無前王戒後王之意且稱祖已日者乃史臣之辭非祖已自作書也此必祖庚彤祭高宗之廟而祖已諫之故有豐昵之戒辭首淺直亦告少主之語耳彤祭高宗而曰高宗彤日者謂於高宗之廟彤祭之日也如仲康命胤侯而曰胤侯命掌六師高宗命傅說而曰惟說命總百官書中如此者多乃史氏立言之法也小序不察遂以為高宗祭成湯後之解者又泥於小序雖馬氏釋詁為爾廟祭傳亦云非湯廟然皆未有其說故詳論之

△股肱惟人良臣惟聖

手足備而成人良臣輔而君聖高宗初以舟楫霖雨為喻繼以麴蘖鹽梅為喻至此又以股肱惟人為喻其所造益深所望益切矣

△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

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夫不獲則

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尚明保

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

先正先世長官之臣保安也保衡猶阿衡

作興起也撻于市恥之甚也不獲不得其所也高宗舉伊尹之言謂其自任如此故能輔我成湯功格于皇天爾庶幾明以輔我無使伊尹專美於我商家也傳說以成湯望高宗

韓退之潮州刺史謝上表鋪張對天之閣休揚厲無前之偉績二句原對揚天子之休命衍一句成二句者可謂筆端有爐火

故曰協于先王成德監于先王成憲高宗以伊尹望傳說故曰罔俾阿衡專美有商

△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

乃辟于先王求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

子之休命

君非賢臣不與共治賢非其君不與共食言君臣相遇之難如此克

者責望必能之辭敢者自信無慊之辭對者對以已揚者揚於衆休命上文高宗所命也至是高宗以成湯自期傳說以伊尹自任君臣相勉勵如此異時高宗為商令王傳說為商賢佐果無愧於成湯伊尹也宜哉

高宗彤日

高宗彤祭有雉雉之異祖已訓王史氏以為篇亦訓

△旁通云爾雅曰釋
又祭也孫炎云釋者
相尋不絕之意穀梁
傳云釋者祭之且日
之享賓也何休云繼
昨日事但不灌地降
神耳韓嬰引陳氏云
祭之明日以禮享尸
行事之有司也祭之
賓客皆與焉然謂之
又祭而不謂之享者
以尸猶有鬼神之道
也

○同天既者禰廟也
以親昵言之故知禰
廟豈於昵則必儉於
遠厚於父則必薄於
祖故云失禮之正

△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
永有不求非天天民民中絕命監音鑑天於兆反○典主

△祖已曰惟先格王正厥事格正也猶格其非心之言王可敬民以下正事之言也

△高宗彤日越有雉雉彤音融雉居候反○彤祭明日又祭之名殷曰彤周曰繹雉鳴也於彤日有雉雉之異蓋祭禰廟也序言湯廟者非是

△祖已曰惟先格王正厥事格正也猶格其非心之言王可敬民以下正事之言也

△高宗彤日越有雉雉彤音融雉居候反○彤祭明日又祭之名殷曰彤周曰繹雉鳴也於彤日有雉雉之異蓋祭禰廟也序言湯廟者非是

△旁通云時祭處也高祖入關問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有四帝青白黃赤高帝曰乃待我而具五色遂立黑帝祠名北時有司進祠帝不親牲武帝即位初至雍郊見五時後常二歲武帝慕道多祠祀皆祈年請命之事

○音釋云五時詩市
反音與止同為壇以
祭天言神靈所依止
也史記及漢書註云
雍五時者秦宣公作
畤時祠音帝靈公作
畤時祠黃帝下時祠
炎帝獻公作畤時祠
白帝至漢高帝作北
畤祠黑帝其後文帝
武帝皆幸雍郊見五
時

也義者理之當然行而宜之之謂言天監視
下民其禍福予奪惟主義如何爾降年有求
有不求者義則求不義則不求非天折其
民民自以非義而中絕其命也意高宗之祀
必有祈年請命之事如漢武帝五時祀之類
祖已言末年之道不在禱祠在於所行義與
不義而已禱祠非末年之道也
言民而不言君者不敢斥也

△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
曰其如合不若德不順於德不聽罪不服其罪謂不改過也孚命者以妖孽為符信而譴告之也言民不順德不服罪天既以妖孽為符信而譴告之欲其恐懼修省以正德民乃曰孽祥其如我何則天必誅絕之矣祖已意謂高宗當因雉雉以自省不可謂

△音釋云妖於喬反
字當作祿說文云衣
服歌謠之怪也孽魚
列反字當作孽禽獸
蟲豸之怪也

王泥并先王也
△音釋云無與每通

典祀祭祀之有常典者
祀禘廟即父廟也勿唯
豐於父廟是也

△音釋云漢志上黨
郡有壺關縣上黨今
潞州或云戡黎在武
王與師伐紂之時道
所經由故先伐之漢

之黎陽在紂都西南疑即其地若潞州黎城則在紂都之北不應踰紂都而伐之也殷獄
師既渡河之後若文王時必無殷之即喪戮于爾邦之語篇人不當在微子前

○旁通云史記不見所出武成疏引帝王世紀云武王軍臨水紂使膠鬲侯周師見王問
曰西伯將焉之王曰將攻薛也膠鬲曰然願西伯毋我敗也王曰不子欺也將之殷膠鬲
曰何曰至王曰以甲子日膠鬲去而用其軍卒請休王曰已令膠鬲報其生吾用而行所
以枚膠鬲之死也遂
行

○胡氏筆叢云竹書
紀年云四十二年西
伯自薨四十二年西
伯發受冊書于呂尚
四十四年西伯發伐
黎按此文戡黎之西
伯爲武王而非文王
可以折千古之疑而
自漢至宋諸儒先不
決之論皆尾釋水滸
無容一喙矣余謂竹
書大有功於聖門者
此也

適然而自知夫數祭豐昵微福於神不若德
也潰於祭祀傳說嘗以進戒意或吝改不聽
罪也雖雉之異是天既孚命正厥
德矣其可謂妖孽其如我何耶

△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

司主胤嗣也王之職主於敬民而已微福於
神非王之事也况祖宗莫非天昵乃礼切音祔
之嗣主祀其可獨豐於昵廟乎文昭考也謂祔廟也

西伯戡黎 戡音堪○西伯文王也名
昌姓姬氏戡勝也黎國名

在上黨壺關之地按史記文王脫羑
里之囚獻洛西之地紂賜弓矢鉞鉞
使得專征伐爲西伯文王既受命黎
爲不道於是舉兵伐而勝之祖伊知
周德日盛既已戡黎紂惡不悛勢必

及殷故恐懼奔告于王庶幾王之改
之也史錄其言以爲此篇詰體也今
文古文皆有○或曰西伯武王也史
記嘗載紂使膠鬲觀兵膠鬲問之曰
西伯曷爲而來則武王
亦繼文王爲西伯矣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

特標此篇首以見祖伊告王之因也祖姓伊
名祖已後也奔告自其邑奔走來告紂也

△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

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

將言天訖殷命故特呼天子以感動之訖絕
也格人猶言至人也格人元龜皆能先知吉

不虞二句與故天二句
顛倒

△音釋云。喪去聲擊音至。

大命上天表殷之命也。擊至也。如台。今王之凶虐。如我豫言也。

凶者言天既已絕我殷命格人元龜皆無敢知其吉者甚言凶禍之必至也非先王在天之靈不佑我後人我後人淫戲用自絕於天耳。

△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康安虞度也。典常法也。紂自絕於天故天棄殷不有康食饑饉荐臻也不虞天性民失常心也不迪率典廢壞常法也。

△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

摯今王其如台。大命非常之命摯至也。史記

不欲殷之亡曰天何不降威於殷而受大命者何不至乎。今王其無如我何言紂不復能君長我也。上章言天棄殷此章言民棄殷。祖

伊之言可謂痛切明著矣。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紂歎息謂民之生獨不有命在天乎。

△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

于天。參倉含反。紂既無改過之意祖伊退而而言曰爾罪衆多參列在上乃能責其命於天耶。呂氏曰責命於天惟與天同德者方可。

△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切事也。喪亡矣。指汝所為之事其能免戮於商邦乎。蘇氏曰祖伊之諫盡言不諱漢唐中主所不

△立耳釋云指汝所為乃謂武王也指顧即武王之成功。

△旁通云朱子曰微子紂庶兄箕子比干紂諸父詳疏云微箕二國皆在殷圻內司馬彪註莊子云箕子名正首餘

能容者紂雖不改而終不怒祖伊得全則後世人士有不如紂者多矣愚讀是篇而知周德之至也祖伊以西伯戡黎不利於殷故告於紂意必及西伯戡黎不利於殷之語而入以告后出以語人未嘗有一毫及周者是知周家初無利天下之心其戡黎也義之所當伐也使紂遷善改過則周將終守臣節矣祖伊殷之賢臣也知周之興必不利於殷又知殷之亡初無與於周故因戡黎告紂及覆平天命民情之可畏而略無及周者文武公天下之心於是可見

○微子 微國名子爵也微子名啓帝乙之將亡謀於箕子比干史錄其問答之語亦諸體也以篇首有微子二字因以名篇今古文皆有

○音釋 △微國名在東郡聊城今博州聊城縣有微子故城箕亦國名今陳州西華縣有箕城

我用之我對我祖言

△焦氏筆乘八云沈酗于酒當讀爲醜音煦漢書趙充國傳醜醜差人顏師古曰醜怒曰醜史記作酒

△古註云草野竊盜又爲藪於內外乃罔恒獲紂乃爲天下通逃王莽淵藪故也

史記作大師

史記作有史記作治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

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厥德

于下 師孤卿比于也弗或者不能或如此也

亂治也言紂無道無望其能治正天下也底致陳列也我祖成湯致功陳列於上而子孫沈酗于酒敗亂其德於下沈酗言我而不言紂者過則歸己猶不忍斥言之也

△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

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興相爲敵讎今

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

△音釋云隋陸西反陸音子細反其如字鄭玄云語即也齊魯之間聲如姬與禮記何居同

于今殷之人民無小無大皆好草竊姦尤上員法之人無有得其罪者小民無所畏懼強陵弱衆暴寡方起讎怨爭鬪侵奪綱紀蕩然淪喪之形茫無畔崖若涉大水無有津涯殷之喪亡乃至於今日乎微子上陳祖列下述喪亂哀然痛切言有盡而意無窮數千載之下猶使人傷感悲憤發世

△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

今爾無指告于顛隋若之何其出尺類反隋者微子更端之辭也何其語辭言紂發出顛狂暴虐無道我家老成之人皆逃遁于荒野危亡之勢如此今爾無所指示告我以顛隕

△論語季氏篇有之
△王于微子也南乙元子故曰王于比干不見文中蓋比干諫死與二子音皆異故無其言也
△天毒之天與我同之我共避忌諱之辭暗斥紂也

隋墮之事將若之何哉蓋微子憂危之甚特更端以問救亂之策言我而不入言紂者亦上章我用沉酗之義

△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

酗于酒此下箕子之答也王子微子也自紂言之則紂之無道亦天之數箕子歸之天者以見其忠厚敬君之意與小旻詩言旻天疾威敷于下土意同方興者言其方興而未艾也此答微子沈酗于酒之語而有甚之之意下同

△乃罔畏畏弗其耆長舊有位人者不其畏其所當畏也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弗逆也耆長老成之人也紂惟不其畏其所當畏故老成舊有位者紂皆弗

○周書太誓篇中云播棄黎老，此罪人註黎老黃黑老人

△旁通云色純曰犧

殷人尚白祭天地宗

鹿用白牛○体完曰

牲牛羊豕之未体解

者○牛羊豕曰牲惣

名曰牲獨用曰特羊

豕曰少牢惣用曰太

牢

逆而棄逐之即武王所謂播棄黎老者此答微子發往耄遜之語以上文特發問端故此先答之

△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牲用以容將

食無災懷如羊反牲音全○色純曰犧體完

之物禮之最重者猶為商民攘竊而去有司

用相容隱將而食之且無災禍豈特草竊

姦先而已哉此答微子草竊姦先之語

△降監殷民用又讎斂召敵讎不怠罪合于

一多瘠罔詔讎斂若仇敵倍斂之也不怠力

凡上所用以治之者無非讎斂之事夫上以

讎而斂下則下必為敵以讎上下之敵讎實

用字屬上句云器實曰用孔疏云犧牲豕盛既于凶盜同意蔡傳以用字屬下句則語殊不妥不如孔傳為優也

長梅外云夫殷盤周誥詰屈聲牙古今之說也允告諭之文鄭重反覆故不易讀然此周誥則殷盤似較易在殷書盤庚微子新詔聲牙是亦詰類也

我與我罔我乃之我字猶曰我等也

我曰之到子我箕子也子微子也我舊故云是到子也恒出去

△旁通云正義引曰氏春秋仲冬紀云紂之母生微子啓與仲

衍其時猶尚為妾改而為妻後生紂紂之父欲立微子啓為太

子太史據法而爭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

之子故立紂為後於紂箕子蓋謂請立啓而帝不聽今追恨其事

上之讎斂以召之而紂方且召敵讎不怠君臣上下同惡相濟合而為一故民多飢歿而無所告也此答微子小民相為敵讎之語

△商今其有災我與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

我乃顛沛商今其有災我出當其禍敗商若淪喪我斷無臣僕他人之理詔告也告微子以去為道蓋商祀不可無人微子去則可以存商祀也刻害也箕子舊以微子長且賢勸帝乙之帝乙不從卒立紂紂必忌之是我前日所言適以害子子若不丟則禍必不免我商家宗祀始隕墜而無所托矣箕子自言其義決不可丟而微子之義決不可不去也此答微子淪喪顛隕之語

卷之三十一 二

△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上文既

所言之至此則告以彼此去就之義靖安也各安其義之所當盡以自達其志於先王使無愧於神明而已如我則不復顧行遯也按此篇微子謀於箕子比干箕子答如上文而比干獨無所言者得非比干安於義之當死而無復言歟孔子曰殷有三仁焉三仁之行雖不同而皆出乎天理之正各得其心之所安故孔子皆許之以仁而所謂自靖者即此也○又按左傳楚克許許男面縛銜璧衰經與纆以見楚子楚子問諸逢伯逢伯曰昔武王克商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纆禮而命之然則微子適周乃在克商之後而此所謂去者特去其位而逃遯於外耳論微子之去者當詳於是

○論語微子篇有之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左傳僖公六年有此事

明倫甲辰七月二十一日講
了於寺

書經三卷終

